

3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EB 1 1932

T 9299/0628

五

6

所禁禁方公川所禁禁方公川
諸侯諸侯如無子之推百官
以之推百官以之推百官以之
大國耳不是以之推百官以之
所禁禁方公川所禁禁方公川
諸侯諸侯如無子之推百官
以之推百官以之推百官以之
大國耳不是以之推百官以之
所禁禁方公川所禁禁方公川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二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宗

論漢諸王

附馬廷鸞說

賈誼

哈爾濱大學哈爾濱
圖書館珍藏印

通氏
集珍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
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
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
邊匈奴與強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
諸侯厯如黑子之著而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
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

可謂工哉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服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置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嘗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

見之矣天○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毋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王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馬廷鸞曰

賈誼之請立梁王意甚勤而謀甚忠矣雖然此不過以親疎為強弱耳疎者難防親者可倚固也然今日之疎本前日之親今日之親又他日之疎也不以德義相維而專以親戚相制豈得為萬世之良策乎親以寵福則又如之何高皇帝立諸子一傳文帝而高帝諸子已足為文帝憂帝又專以大城名都畀其子孫將不復為後人憂乎

論漢諸王

馬端臨

按孝文之時山東之國齊七十二城楚四十城吳五十城晁錯所謂封三庶孽分天下半是也三國之中齊為尤大悼惠王復子多而材呂氏之亂哀王襄欲舉兵西向則關中為之震恐且有自帝之謀其弟朱虛東牟且將為內應幸諸呂已誅文帝正位而其謀遂寢然則帝即位之後諸侯之勢踈而逼地大而可忌者莫如齊吳楚而齊尤甚帝之慮豈不及此故雖盡復呂后所奪齊地而即割其二郡以王城陽濟北逮濟北以搆逆誅文王絕世則盡以齊地分王悼惠之六子即賈誼所謂各受其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天子無所利焉者也及孝景之時吳楚為逆悼惠王之子孫所謂六王者皆預其謀然俱以國小兵弱故齊與濟北雖豫密謀而終不敢發膠東膠西濟南淄川僅能出兵圍齊及漢兵出則各已潰散吳楚既無鉅援宜其速敗使齊地不早分以一壯王全據七十二城之甲兵與吳楚合從西向漢之憂未艾也孰謂誼言不見用而文帝為無謀哉

又附馬廷鸞說

王父偃

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

合縱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嫡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馬廷鸞曰王父偃之說即賈誼衆建諸侯之遺意也然衆建則自上令而行之為儉為吝推恩則本下情而行之為恕為仁且其事勢之難易德意之廣狹居然不同豈可以人廢言哉

論漢世宗封始末

馬端臨

按秦罷侯置守尉不數年始皇死而羣雄蠶起六國之裔與其強宗大槩皆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秦亡之後項羽主約霸天下然所建置諸侯亦多是已自

王之人及漢東出并三秦討項羽劉項之勢既分而諸侯多附漢其中立懷兩端者皆為漢所擊滅如趙歇魏豹田橫之類是也既滅項氏之後羽所建諸侯其存者惟共敖臧荼然亦不旋踵而俘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耳韓信吳芮之徒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荆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晁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蓋以為親者無分地而疏者逼天子必為子孫之憂於是

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者則六師夷之蓋
西漢之封建其初也則勦滅異代所建而以畀其功
臣繼而勦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勦滅
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
深矣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
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則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
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
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偪
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
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

與能而大小相維之勢足以綿延千載自其出於私
心則忌疏畏偪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與一朝居矣
景武而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
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
得而擅矣然則漢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而爲人上
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爲諸侯者旣
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列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
蓋罷侯置守雖始於秦然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則
始於西都景武之時蓋自是封建之名存而封建之
實盡廢矣至東漢更始旣入關雖盡王諸造謀復漢

者然諸人雖有受封之名多聚處京師布列要職實未嘗有裂土建國南面稱孤之事光武既定天下至建武十五年方封諸王子為公十七年皇子之為公者方進爵為王徐徐如此未嘗有盡王子弟以鎮服天下之意蓋是時封建之實已亡尺土一民皆上自制之諸侯王不過食其邑入之租而於所謂藩維屏本無所預故亦不必急急然視為一大事如周漢有天下之初也

前漢孝文之時梁懷王薨賈誼上疏拳拳以諸侯強大皇子單弱為慮欲帝徙皇子大其封疆而帝從之

漢顯宗則謂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於是封皇子于光武所封諸王與孝文異意何也蓋孝文之時封之大小可以驗國勢之強弱顯宗之時分封之不過依租入之豐儉國勢則宗藩強而皇子弱非強幹弱枝之遠慮租入則兄弟豐而諸子儉乃先人後已之公心然亦可以知封建一事至東漢之初名存實亡故諸侯王土地之大小初無係於理亂安危之大勢矣

評魏封

陳壽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土國之名而無社稷之寶又

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
垂棠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於此乎袁宏曰魏興
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
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老兵百餘人以
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
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
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
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
肉之恩

叙晉封并論

馬端臨

通考

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

晉今日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將侯

伯子男及鄉亭關中關內外等侯之爵

唯安平郡公季邑萬戶制度如

魏諸王其餘縣公邑千八百戶地方七十五里大國

侯邑千六百戶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百戶地

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戶地方六十里次國

伯邑千戶地方五十里大國子邑八百戶地方五十

里次國子邑六百戶地方四十里男邑四百戶地方

四十里武帝受禪之初大始元年封建子弟為王二

十餘人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

兵五千人邑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邑

五千戶爲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
京師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爲大國五千以
上爲次國不滿五千戶爲小國初雖有封國而王公
皆在京都咸寧三年詔徙諸王公皆歸國時楊珉以齊王攸有
時名懼惠帝有後難乃追故司空裴更制戶邑皆中
秀立封建之旨遂詔王公悉令歸國
尉領兵

按魏踈忌骨肉故武之子文之母弟不過食一縣且
刻削遷徙殊無寧日幾不能以自存晉矯其敝受禪
之初不特宣文之子孫畢王雖宣帝諸弟如孚如泰
輩之子孫亦且同時俱封又許其自選官屬而王家

人衣食御府別給之親親之意亦厚矣劉頌所言無
成國之制蓋以其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有同郡縣
此乃漢景武以後之法制然惠帝旣立之後諸王或
鎮雄藩或專國政廢賈誅趙猶運之掌則亦不可以
言無事任矣而干戈相侵自相荼毒遂以覆國蓋晉
之創業不以道而垂統非其人故天命不佑雖有盤
石之宗適以基禍固難以周漢自詭也

論八王

晉史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
詳觀曩冊逖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

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古飾衮禮備彝章
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
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為女子所詐相次
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寔庸瑣見欺孤秀潛構
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誅夷軋耀
以之斃傾皇綱於焉中圯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
綰璽揚纛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
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天年凶闇之極未之有也
同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偽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
危策勲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

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
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衮章
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財力絕人忠
槩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凜凜
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
節終始可觀穎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
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顯任李
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
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疆鸞駕北巡異乎有征
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

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萬衆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王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八王之謂矣

叙宋封并論宋齊

馬端臨通考後同

宋氏一用晉制唯大小國皆有二軍自明帝以後皇

子皇弟雖非都督亦置記室參軍小號將軍大為邊郡守置佐吏者又不置長史餘則同矣凡王子為侯者食邑皆千戶諸王世子皆金印紫綬進賢兩梁冠佩山玄玉初江夏王義恭為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聽事不得南向坐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障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平乘誕馬不得過二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為飾諸王子繼體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諸王女封縣王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

詔可王國有師改傳自內史相記室以下官多與晉

同孔覲字思遠為江夏內史好酒多醉而明曉政事

成曰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又有

辭記室參軍箋日記室之要須凡郡縣內史相並於

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武建中始革此制不得追

敬不得稱臣止宜云下官而已劉邕嗣封南康侯河

東王歆之常為南康

國相素輕邕後俱元會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嘗

見臣今不能勸一杯酒乎歆之効孫皓歌答之曰昔

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

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按宋齊之制諸王之為刺史者立長史以佐之既而

復立典籤以制之然大槩多以童稚之年膺方面之

寄而主其事者則皆長史典籤也宋蒼梧王以凶狂

遇弒明帝嗣位而江州長史鄧琬不受命奉晉安王

子勛起兵稱帝會稽長史孔覲雍州長史孔道存俱

不受命皆奉其王以應晉安未幾兵敗而臣主俱就

誅夷而孝武之子孫殲焉及齊明帝以交代宗欲盡

除高武之子孫而皆以典籤殺之然則長史典籤之

設皆所以禍諸王而當時之居此職者皆輕躁險傾

之人或假之以稱亂或賣之以為功其情雖異而構

禍則同童孺無知駢首橫死於鋒鏑鳩毒之下至誓

不願生帝王家及乞為奴以紓死而不可得哀哉

論魏晉宋齊梁宗封

自漢景武始裁抑諸侯王雖受封連城而不得以擅其土地甲兵至東漢諸侯王惟得食其邑入而已魏曹則并邑入亦鮮薄猜防尤甚卒以孤立速亡晉宋齊梁之制諸王皆出爲都督刺史星羅碁布各據強藩蓋將假以事任庶收宗子維城之功而矯孤立之敝然宋齊一再傳而後二明帝皆以防支入繼大統伎忍特甚前帝之子孫雖在童孺皆以逼見讐其據雄藩處要地者適足以隕其身於典籤輩之手而二明亦復享年不永置嗣無狀淪胥以亡不足復議若晉若梁則諸王皆以盛年雄才出當方面非宋齊帝

子輩比也然京師有變則俱無回獎王室之忠而各有帝制而天子自爲之志賈趙之亂如罔如顛如又越之徒縱兵不戢屠其骨肉以啓戎狄之禍而神州覆亡侯景之亂如綸如繹如紀如晉之徒擁兵不救委其祖父以餒寇賊之口而天倫殄絕矣蓋其初之立制也非不欲希風宗周懲鑒漢魏然世俗險惡人心澆漓齊桓晉文之事尚矣晉梁諸王雖欲求一人如鄭厲公號叔輩而不可得後儒所以疑封建之不可行有由矣

論宗封

齊史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
王子弟生長尊手薪禽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齟
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文句之學坐躡縉
紳傍絕交友情僞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胷
衿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朝出
闈閨幕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尙小年序次第宜屏
皇家防驕剪逸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貽慮故輔
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
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
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製其肘苟利之
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
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總集望其釋位扶危不
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斯宋氏之餘
風在齊而彌弊也

論宇文護

周史

史臣曰仲尼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
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率禮由乎正禮易以成佐
世之功反經繫乎非常難以定匡時之業故得其人
則治伊尹放太甲周旦相孺子是也不得其人則亂
新都遷漢鼎晉氏傾魏族是也是以先王明上下之

序賔人重君臣之分委質同於股肱受爵均其休戚
當其親受顧託位居宰衡雖復承利劔臨沸鼎不足
以讐其慮據帝圖君海內不足以回其心若斯人者
固以功與山嶽爭其高名與窮壤齊其久矣有周受
命之始宇文護寔預艱難及太祖崩殂諸子冲幼羣
公懷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爲周俾
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繼之以忠貞
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
足以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羣小威福在已征伐
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爲人主不堪之事忠孝大節
也違之而不疑廢弒至逆也行之而無悔終于身首
橫分妻孥爲戮不亦宜乎

論隋封之薄

隋史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盤石內以敦睦九族外以輯
寧億兆深根固本崇獎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
有以同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
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侷於
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
論焉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
至于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

蔡王將沒自以為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為磐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昨隸為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論宋封名存實亡

附叙官階

宋史

史臣曰昔周之初興大封建宗室及其東遷晉鄭有同獎之功然其衰也榦弱而枝彊後世於是有矯其失者而封建不復古矣宋承唐制宗王襁褓卽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實亡無補於事降至疏屬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祿秩

所寓州縣月有廩餼然國祚既長世代浸遠恒產豐約去士庶之家無甚相遠者靖康之亂諸王駢首以斃於金人之虐論者咎其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焉雖然東都之仁宗南渡之高寧元良虛位立繼小宗夫策一定卒無動搖磐石之固亦可知矣

宋皇

子初授官加太尉初除樞密使使相及曾任宰相樞密使除節度使加太傅初除宣徽節度使加太保宗室初除使相加尚書左僕射特除并換授諸司使已上加工部尚書諸司副使加左散騎常侍除通事舍人內殿崇班已上初授加太子賓客副率以上并三班及吏職蕃官軍員該恩加國子祭酒廂都指揮使止於司徒軍都指揮使忠佐馬步都軍頭止於司空軍班都虞侯忠佐副軍都頭以上止於左右僕射諸軍指揮使止於吏部尚書其官止遇恩則或階爵功臣

論宋封異于前代

馬端臨

按諸侯王與列侯皆以其嫡子嫡孫世襲其所受之封爵自非有罪者與無後者則爵不奪而國不除此法漢以來未之有改也至唐則臣下之封公侯者始止其身而無以子襲封者然親王則子孫襲如故雖所謂茅土食邑多爲虛名然始受封之國與爵則父歿子繼世世相承如吳王恪曹王明俱太宗之子受封於貞觀時中更武氏祿山之禍王族殲夷陵替之餘然其苗裔苟存則嗣吳王嗣曹王尚見於肅代德順之間至宋則皇子之爲王者封爵僅止其身而子

孫無問嫡庶不過承蔭入仕爲環衛官廉車節鉞以序而遷如庶姓貴官蔭子入仕之例必須歷任年深德齒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其祖父所授之爵則不襲也國朝會要載慶曆四年七月制封宗室乃以皇叔馮翊郡公德文爲東平郡王皇兄克讓爲汝南郡王王弟允良爲華元郡王皇姪從藹爲潁國公從煦爲安國公宗說爲祈國公昭成太子孫宗保爲建安郡王華王孫宗達爲恩平郡王郡王孫宗望爲清源郡公自燕王薨而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議者以爲自三代以來皆建宗戚用自承助於是次第封拜

之蓋仁宗鮮兄弟享國既久又無皇子藝祖太宗之子爲王者皆已物故是時宗姓幾無一王故擇其行尊齒宿者王之至濮安懿王以英宗之故安定郡王以藝祖之故方令世世承襲然又不以昭穆相承嫡庶爲別每嗣王末則只擇本宗直下之行尊者承襲於是濮安懿王有二十七子而得嗣封者七人四十六孫而得嗣封者亦七人蓋嗣濮王凡十四人纔更兩代耳安定郡王之後世字行嗣封者五人令字行嗣封者九人子字行嗣封者四人伯字行嗣封者三人蓋嗣安定郡王凡二十一人纔更四代耳此例亦

古所無也又按蔡元道祖宗官制舊典稱皇子生百晬命名初除美軍額節度使兩遇大禮移鎮再遇封國公出閣拜使相封王納夫人建外第六除兩鎮王封然則皇子雖在所必王然其遷轉亦有次第不遽封也

叙宋代宗封之詳

出官聚居宗學

宋史

仁宗景祐中下詔度玉清昭應宮舊地建宮合宗室十位聚居賜名曰贍親院於祖宗後選一人爲宗正以司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政令皆令掌之奏事毋得專達先詳視可否以聞初諸王邸散居京師過從

有禁非朝謁從祠不得時會見仁宗立贍親院以壽春郡王允讓知大宗正事總領輯睦甚有恩意務以身先之教養子孫崇尚藝學不率則正其罪故更相責勵莫不勸服故事內朝謁宗婦不預因曰託姻皇屬而不得一望禁闈非所以顯榮之也奏通其籍又宗婦少喪夫雖無子不許更嫁曰此非人情乃爲請使有歸神宗熙寧二年中書樞密院言祖宗受命百年皇族日以蕃衍而親踈之施未有等衰甄序其才未能如古獻議之臣謂宜有所釐正請參酌先王典制時事之宜條具聞奏詔同議以聞臣等謀定方今

可行之制宜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爲宗世世封公補環衛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祖宗祖免親以下願出官者聽仍先經大宗正司陳請大宗正擇本宮尊長與大學教授舉才行堪任使者然後審察以聞就武官者試讀律習書就文官者試一中經或論一首將軍換諸司副使太常寺丞正率換內殿崇班太子中允並與州郡監當一次任滿與親民副率換西頭供奉官大理評事與監當一次任滿有州郡監司保舉者與親民否則卽依外官祖宗祖免親未賜名授官者除右班殿直年十五

與請給年二十許出官願換文官者與試知縣並令
監當考試及任滿有無保任如前法出官日並特與
支賜願鑠廳應舉者依外官其非袒免親不賜名授
官許應舉應進士者只試策論明經者習一大經試
大義及策初試不成文理者退黜今覆試取合格者
以五分爲限人數雖多不得過五十人累經覆試不
中年長者當特推恩量材錄用已出官者給俸依在
京分數許依審官三班銓法指擬注授不以遠近爲
限授文官者轉官與進士出身同鑠廳應進士明經
舉有出身人至員外郎與轉左曹宗室不出官者祖

宗元孫轉官至正任觀察使止袒免親至遙郡刺史
止祖宗袒免親見任官合奏薦子孫官許依外官祖
宗袒免親以下見有官不願出官父祖俱亡者許在
京居隨處置產其出官者置田宅如外官法祖宗袒
免女嫁賜錢減半婚與三班奉職非袒免女量加給
賜更不與婚官有官者與免入遠許依審官三班流
內銓法指擬注授班行免指使其袒免親娶婦量加
給賜其非袒免親嫁娶依庶姓仍不得與非士族家
爲婚姻祖宗袒免親以外兩世貧無官者量賜田孤
幼無依及尤貧失所者不拘世數隨所在官司具名

請奏當職特加存恤奏上詔曰自我祖宗惇叙邦族
大則疏封於爵土次則通籍於閨臺並留京師參奉
朝請然而世緒寢遠皇枝益蕃屬有親疎則恩有隆
殺才有賢否則祿有重輕今而一貫於周行是亦奚
分於流別雖敦睦之道試廣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
臣數言宰司繼請謂宜定正限以等夷朕惟親戚之
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故事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
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孫或許自試而
效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婚
姻盡前世之所行固當今之未備况我朝制作勳法

先王豈宗室等衰乃無定制因俾羣公之合議將定
一代之通規載覽奏封具陳條目以謂祖宗昭穆是
宜世世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殺若乃服屬之
旣竭洎于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
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
官之法僉言旣允朕意何疑告於將來式頒明命宜
依中書樞密院所奏施行徽宗崇寧九年詔曰神宗
嘗詔宗室年長者推恩又嘗詔祖免外兩世貧無官
者賜田又嘗詔外任者許居於兩京今宜遵先志宰
臣蔡京等言宗室舊來在宮有出入之限有不許外

交之禁宮門有幾察之令今踈屬外居僅遍都下積日滋久殆不能容若不居之兩京散之近郡立關幾察之令或一有非意犯法則勢有不可已者今請許非祖免親以下兩世除北京外欲分於西京南京近輔或汭流便郡居止各卽州郡大小創置居宇仍先自兩京爲始每處置敦宗院命文武官各一員管幹叅酌在京宮院法禁不可行者頒下從之初本朝宗室皆聚於京師熙寧間始許居於外蔡京爲政卽河南應天置西南二敦宗院設宗官主之靖康之禍在京宗室無得免者而睢維二都得全建炎初上將南

幸先徙諸宗室於江淮於是大宗正司移江寧南外移鎮江西外移揚州明年春又移西外於泰州及高郵軍三年冬又移於福州而南外移泉州以避狄紹興元年秋嗣濮王仲湜請合西南外宗正爲一司以省財用有司以泉州乏財不許是時兩外宗子女婦合百餘人歲費緡錢九萬紹興府宗正司者紹興三年以行在未有居第權分宗子居之三十年春恩平郡王出居會稽遂以爲判大宗正事乾道七年虞丞相秉政言蜀中闕太宗正司上欲移紹興府宗正司於成都旣而不行但省會稽一司而已今蜀中宗室

甚衆既無親賢領之但每州以行尊者一員檢察錢米請受由是徃徃蹈於非彛而不可訓焉東都故事宗子皆築大舍聚居之太祖太宗九王後曰睦親秦王後曰廣親英宗二王曰親賢神宗五王曰棣華徽宗諸王曰蕃衍渡江後宗子始散居郡邑惟親賢子孫爲近屬則聚居之孝宗子四人邵悼肅王無後莊文太子魏惠憲王早薨莊文之妃惠憲之夫人皆別居次第初莊文既大祥議者欲皇孫出居于外或以爲不可又踰年竟以知樞密院府爲外第焉紹熙初寧宗封嘉王將以所籍富民裴氏之居爲府第而議

者以爲非宜乃改築蓋自紹興以來天屬鮮少故不

復賜宅名云

右出官聚居

初宗學廢置無常凡諸王屬尊

者立小學于其宮其子孫自八歲至十四歲皆入學

日誦二十字其已授環衛官有學藝得召試遷轉者

每有之然非有司常試乃特恩也熙寧十年始立宗

子試法凡祖宗袒免親已受命者附鎖廳試自袒免

以外得試于國子監禮部別異其卷而校之十取其

五舉者雖多解母過五十人廷試亦不與進士同考

年及四十嘗累舉不中疏其名以聞而錄用之其官

于外而不願附各路鎖試許謁告試國子監崇寧初

井八和系
疏屬年二十五以經義律義試禮部合格分二等附
進士榜與三班奉職文優者奏裁其不能試及試而
黜者讀律於禮部推恩於三班借職勿著爲令及兩
京皆置敦宗院院皆置大小學教授立考選法如熙
寧格出官所蒞長二或監司有二人任之乃注授後
又許見在任者於本任附貢士試大觀三年宗子釋
褐者十二人宗學官須宗子中士舍第且有行者方
始爲之四年詔宗子之升上舍不經殿試遽命之官
熙寧法不如是其依貢士法俟殿試補入上中等者
唱名日取裁後又定上等賜上舍及第中等賜出身

授官有差凡隸學有篤疾若親老無兼侍者大宗正
察其實罷歸宣和二年詔罷量試出官之法紹興二
年帝初策士及宗子于集英殿五年初復南省試十
四年始建宗學于臨安生員額百人太學生五十人
小學生四十人職事各五人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一員在學者皆南宮北宅子孫若親賢宅近屬則別
選館職教授初行在宗室試國子監者有官鎖應七
取其三無官應舉七取其四無官袒免親取應文理
通爲合格不限其數而外任王宮觀嶽廟試於轉運
司者取放之額同進士十五年命諸路宗室願赴行

在室依熙寧舊制並國子監請解不願者依崇寧通
用貢舉法所以優國族也孝宗登極凡宗子不以服
屬遠近人數多寡其曾獲文解兩次者並直赴廷試
略通文墨者量試推恩習經人本經義二道習賦人
詩賦各一首試論人論一首仍限二十五歲以上合
格第一名承節郎餘並承信郎曾經下省人免量試
推恩四川則附試于安撫制置司於是入仕者驟踰
千人隆興元年詔量試不中年四十以上補承信郎
展三年出官餘並於後舉再試四月御射殿引見取
應省試第一人賜同進士出身第二第三人補保義

郎餘四十人承節郎七人承信郎凡宗室鎖廳得出
身者京官進一秩選人比類循資無官應舉得出身
者補脩職郎濮秀二王下子孫中進士舉者更特轉
一秩乾道六年臣僚上言神宗朝始立教養選舉宗
子之法保義至秉義鎖試則與京秩在末科則升甲
取應不過量試王官所以寵同姓不與寒畯等也然
曩時向學者少比年雋異者多或冠多士或登詞科
幾與寒士齊驅而入仕浸繁未知裁抑非所以示至
公也於是禮部請鎖廳登第者舊於元官上轉行兩
官自今止依元資改授餘准舊制十二年右正言胡

并八系
卷之九十二
三四
衛請自宗室監試無官應舉照鎖廳例七取其二省
試則三舉所放人數如取應例立爲定額從之寧宗
嘉定九年以宮學併歸宗庠教授改爲博士宗諭理
宗淳祐二年建內小學置教授二員選宗子就學寶
祐元年五月特正奏名進士宗子必晄等二人特授
保義郎若瑰等二十九人承節郎救略曰必晄等取
應及選咸補右階蓋欲誘之進學而教以入仕也其
母以是自畫焉 右宗學

論宗室

朱熹

今宗室與漢差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
封侯嫡子世襲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
如漢光武皆是起於民間也今南班宗室多帶皇兄
皇叔等冠於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君之意
王定國常言之神廟欲令只帶某王孫或曾孫或幾
世孫且如越王下當云越王幾世孫後來定國得罪
指以爲離間骨肉今宗室散無統紀若使當時從定
國之說却有次序可考也

戚

○漢文帝殺薄昭論

程頤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

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害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
故或捐親以盡節或捨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
衛公以爲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溫
公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踈如一無
所不行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旣未安則非明
也有所不行不害爲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
害恩之正則不得爲義使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
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
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
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身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

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
先王之制八議設而後輕重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
主乎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王莽傳論

班固 後同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
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
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
而行違者耶莽旣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
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
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

人力之致其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
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
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
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
外懼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今天下城
邑爲虛丘壠發掘害徧生民幸及朽骨自書傳所載
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
塗俱至滅亡皆炆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聲蠅聲餘分
閏位聖王之驅除云耳

○ 外戚傳論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於人道
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繇正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
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
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
家者惟文景武帝太后及邛城后四人而已至如史
良姊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幸而家依托舊
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嗚
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又二條

後魏史

夫右賢左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治天下也殷肇
王基不藉莘氏爲佐周成大業未聞妣姓爲輔及於
漢世外戚尤重殺身傾族相繼於兩京乃至移其鼎
璽亂其邦國魏文深以爲誡明帝尚封頑駮晉之楊
駿尋至夷宗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
榮繭犢引大車弱驥任厚棟所謂愛之所以害之矣
大祖初賀納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勤
或緣恩澤咸序其迹舉外親之盛衰云爾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
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顛覆繼軌蓋由進不以
禮故其斃亦速其間或不泯舊基弗虧先構者蓋處
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又

隋史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
多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惟顛覆之患何哉皆由
乎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
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宣社稷
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况道不足以濟時
久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已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
上官閻梁竇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也昔文皇潛躍

之際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
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內外親戚莫預朝權昆
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
里重灼四方將三司以此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
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
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
憑籍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
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能改覆車轍叙其事為
外戚傳云

又

唐史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
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內里無敗家
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
一日同汗鐵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修救天寶
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
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
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嬖後宮雖多
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
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

主

唐南平公主

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禮
有婦見舅姑之義自近代風俗敝薄公主出降此禮
皆廢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榮
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
執巾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太宗聞而稱善是後公
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備行此禮

宋諸主嚴妬

南史王誕傳

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愔妻以
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
孫敷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爲敷作表讓婚曰伏

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願
審輜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
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
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媒訪莫尋
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
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忝宗
榮於臣非倖仰緣賤貧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
王姬者雖累經美胄極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
歛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
都之質而保雪於北墮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

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仲幾不免於強鉏彼數
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
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出
入人理之常當代賓客朋從之義而今掃轍息駕無
闕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乃
亦兄弟踈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
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尼媪兢前相
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
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
贊妬忌尼媪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

信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敝必
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齊或進不獲前或入不
聽出不入則嫌於欲踈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
哺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
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於此
長垂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
來左右整敬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
有列媵象有貫魚本無媢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今
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云
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

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
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
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狠頗經學涉
戲笑之事遂爲寃魄褚駿憂憤用致天絕傷理害義
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先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
衍是以尚主之行往往絕嗣附馬之身通離釁咎以
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肯前後嬰
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
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
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
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
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
願寔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
停使雀燕微羣得保叢蔚蠢物憐生自己彌篤若恩
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
表遍示諸主以諷切之并爲戲笑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三

宦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8 論內外分合之勢

林駟後同

內外之勢合則朝廷皆正人內外之勢分國家無善治甚矣天下之政不可多門而宮中府中當為一體何也蓋體統聯屬事權通融外無間隔內無壅蔽則出入起居皆忠良端正之人左右前後無便嬖側媚之習是意也周人蓋得之矣公卿踈外進見有時宮禁森嚴幾若天淵則政由中決而威福之柄移於下

命從內出而機密之事不得聞於外是意也漢人蓋蹈之矣嘗觀周之盛時外朝之上槐棘森列臣民咸造固也而內庭之秘且統於冢宰之職治朝之上百司星環庶尹日侍宜也而燕朝之暇亦無非師保之官前有宮人之職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寢處沐浴之褻而隱然厲其縱禮敗度之心後有典婦等職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掌衣服冠履之微而第欲防其奢用亂政之原凡此無非所以合內外之勢而無女寵之習閹宦之患奢侈之弊者豈無故而然耶漢氏初興猶識此意宰相監宮中大臣劾閹宦外得以

統內也三宮之屬有御史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九

卿之屬有少府尚書在內主之民享報內復屬於外也于斯時也宮闈幽邃姬寵娛侍而廷臣奏事者或得致桀紂之諫禁省峻峙宦寺與居而排闥直前者且得躬獻其社稷之忠以士人皆任中常侍之官以郎將得却內夫人之座凜凜然有周人之風自侍中為加官之親數詰三公而大臣唯唯退聽大司馬為內朝之寵典領尚書而丞相僅取充位向之以外統內安在哉諸吏居中執法而御史之中丞其權始分宦官典事尚書而少府之尚書其職盡廢向之以內

屬外又安在哉自是而後內朝事權一移於權臣再移於諸璫又再移於戚畹故方霍氏之秉權也鹽鐵之議光寔主之丞相括囊不言昌邑之事光寔專之丞相不得與議堂堂揆席大抵以庸繆易制者為之此移於權臣之弊恭顯之用事也孝元柔懦益不能制望之力爭終不復回陳咸為中丞欲行總領部刺史奏事之職而為顯所排京房行考課欲通籍殿中以防壅塞之弊而亦為顯所沮進退大權盡出中書謁者之手兩府大臣不敢過而問焉此移於諸璫之失王氏之弄權也外總軍馬內領尚書入侍椒房出

植邪黨王舜既任於前王莽復竊於後二三大臣屏息不言而漢禍始慘矣此移於戚畹之害推原其由皆武帝親內朝踈外朝之過也東都以後流弊愈甚議郎不在宿直之中郎省皆為黃門之廬至後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盡歸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踈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噫可歎也蓋嘗論之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

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相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以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又分為殿中省為內諸司使矣大抵兼則治散則亂合則盛離則衰自三代而下治亂盛衰不知幾變懲其變而復周官以救之此為治之大原歟國家外朝內朝無異漢唐而脉絡貫通寔得周意自今觀之韓琦為宰相得治都知奸邪之罪則宦官有過宰相得斥之傳堯俞奏樞密不治內侍求內降之

罪則宦官有過樞府則治之此周冢宰統內庭之意也玉宸殿宴息之所爾或召近臣而觀書小閣秘密之地爾且召學士而觀文此周人師氏居寢門之意也不特此爾釣魚賦詩錫宴後苑置酒賦詩召入內閣中禁密勿或入夜而請對便殿祕嚴或非時而召語或詞臣至深宮忘岸幘之便或士人為御藥院供奉之官此貂璫之夫統於兩府衣冠之流侍於內庭雖成周亦不是過昔諸葛孔明之相蜀也興漢一念對越天地出師一表未及軍旅且拳拳於官府一體之請嗚呼孔明其知中興之本歟

○論歷代宦官

周以冢宰統閹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於是無近習之弊。東漢用佞幸與政，唐命中人典兵，於是內廷之變。此本末源流之論，君子不可不究也。嗟夫，為閹而稱士，為巷伯而疾惡，勃貂管蘇有功於晉楚，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茲皆有益於人之國，君子必欲絕之去之，而後已。何耶？蓋熏腐之徒，無所愛惜，退而視其室，則無妻妾之情，俛而顧其後，則無子孫之親，所以為妻妾子孫者，聚則成一室，散則行道之人耳。是以依勢怙寵，竊柄弄權，為勃貂管蘇者，百不一二，為

豎刁伊戾者，十已七八。故君子患之，雖然，在周漢時不聞有蠹政害事之漸，而在漢唐末世，往往有之者，豈盡歸閹宦之罪哉？亦不能善處閹寺者之失也。考之成周，閹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內小臣四人，王之正內五人，一以大冢宰領之，夫以論道經邦之臣，而下統微賤卑褻之職，似非大臣之體，爾然周禮格心之學，大抵源流於此。何者？便僻側媚之習，易以移君德，讒譖諛佞之言，易以惑君聽，自非統於大臣，鮮有不至恣肆，使人主以外庭之屬，不得以私意昵內臣，以冢宰之尊，不敢以非道干，此其預防之

意豈不深矣哉。漢初猶有蒞意，以宰相得監宮中，如郎中令禁闕之內，皆其所屬。至文帝時，宦官猶知宰相為可畏，鄧通之幸，其寵已極。小有怠慢，丞相嘉檄召詣府，折辱垂死而不敢言。自武帝踈遠朝士，宰相不得加官內朝，若有間矣。然以少府統中書，宰相統少府，其脉絡猶得相屬。况以司馬遷儒者為中書令，亦不無正救之益。既而石顯用事，康衡甄譚猶得條奏其言舊惡，則宰相雖無曩日之權，而宰制之意猶在也。此周漢盛時，所以無近習之弊者，寧非大臣統制之功歟。自東都至唐，寵任宦者，其禍始慘然。宦官

寵任雖同，而所以任之亦異。東都宦官專領監事，是政權歸之矣。唐以宦官專典禁衛，是兵權歸之矣。政權歸之，則賢否混淆，而其亂在朝廷。兵權歸之，則變生肘腋，而其亂在宮禁。夫政權必有所假，其寵固然。後其權專，向使人主一旦反悟，則反亂為治，亦易易耳。若夫兵權在其掌握，能使人主覺悟欲謀去而不可得，蓋至於長吁飲恨而後已。此典兵尤慘於與政也。然要之以無所愛惜之人，而得以與政典兵以為心腹之患，皆非國家之福爾。且西漢之制，侍郎皆用明經，常侍參用士人。人主朝夕宴游之頃，不但刑腐

之流而已誠美意也夫何章和以後議郎不在宿直之中郎省皆為黃門之廬別自立監專以閹人領之自是閹人不領於外朝耳夫惟外無所統內無所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閹牖房闈之任曹節王甫無所顧忌竇武陳蕃誅伐之謀一泄自殞其身何進袁紹不勝其忿舉義兵以除之漢於是危矣唐初之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誠良法也夫何肅代以後或命魚朝恩管神策兵或使承瓘為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西頭之勢過於南衙樞密之權

甚於宰相蕭復嘗為德宗言之而不見聽柳伉因疏程元振及之而不能用高元裕言其勢重南衙白居易言不當位大帥然天子雖知之而不能制之亦徒為是喋喋之論其禍豈不慘於東都歟王叔文等欲奪其權終不可得始藉朱全忠以族之唐於是不嗣矣推原其故東漢三公擁虛位以在上無復向時總領九卿之職唐以北衙尤重南衙無復周人以尊統卑之意所以稔成厲階爾此漢唐末世而有內庭之變者寧非典兵預政之失歟國朝懲五季閹宦橫肆之弊不典兵不預政子孫守之永為家法舊制內臣

將命于外，不預公事，此不使之預政也。舊制宦官專任本職，不得典衛，此不使之典兵也。噫，何嚴耶！是故史崇真言縣令貪廉可信也，乃命監司以審察。楊繼凝奏苑卒自溺可從也，乃付外司以鞠劾。彼安得而與政乎？黃德和之為監軍，少牽西師，用呂文靖之謀而承罷監軍。王守忠之為鈐轄，恐循唐弊，從富公之言而求罷鈐轄。彼安得而典兵乎？不特此也。張守忠本近侍爾，以役夫斃於木下，而抵極法。王繼恩有大功爾，以交結中外而謫筠州，是又不輕免其罪也。內侍押班，雖曰遷官，然未滿五十年者不許之，內侍磨

勳，雖曰當得，然仕未三十年者不與之，是又不輕進其官也。蓋罪不輕免，則彼無縱肆之念；官不輕進，則彼無驕佚之心。不肆不縱，不驕不佚，此所以不敢萌與政典兵之職矣。噫，亦有由也。周以冢宰統閤寺，而侍御皆正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而宦孺無非習國家所以統屬宦官者，蓋樞府任其權，夫尊以臨卑，則卑有所攝，外以屬內，則內無所隱。此防微杜漸之深旨。我祖宗其得之。觀傅堯俞奏樞密不治，內侍求內降之罪，則宦官有過，樞密得治之矣。觀高若訥為樞使，不除內備留後之官，則宦官進秩，樞密得專之矣。

夫有過則治，有勞則遷，或賞或罰，一聽大臣，宜乎謹
 慮抑畏，而不敢肆也。噫，樞密固職分之當耳，有如都
 知之罪，韓公竄之，節度之求，梁適沮之，是宰相復得
 治也。兼判二省，韓絳力言，妄圖押班，呂誨極辯，是臺
 諫復得言也。全彬詰詞，劉敞不撰，惟簡詰詞，蘇轍封
 還，是給舍復得駁也。嗟夫，以區區薰腐之流，既受察
 於樞密丞相，又復受察於臺諫，給舍祖宗深思慮之
 意，周矣。夫何元豐大臣不遵典章，河東總兵非無帥
 也，而乃使王中正領之，熙河用事非無人也，而乃使李
 憲專之，大而將帥皆聽節制，次而官吏悉由廢置，募

元豐中，東都與唐并改

兵周師，救於其虞，福柄令出於其手，而祖宗不與

預政典，兵之法安在哉？鄧潤甫、周尹言之，蔡承禧、彭

汝礪又言之，司馬公、劉莘老又極言之，至使押班李

舜舉亦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不宜內臣掌將

帥之任。噫，舜舉本閹人也，時亦任邊事也，且能責王

珪以內臣不當任將帥之責，珪不自知愧，迎勞問之，

至使聞者為之發慙，豈不有忝厥職乎？嗚呼，以堂堂

揆度之任，反不若一閹人之謀，又焉用彼相哉？異時

童貫握兵權於外，以典兵為常，梁師成擅文柄於內，

以預政為例，陶鑄將相，垂二十年，君子推其末流之

禍固蔡京王黼為之之罪亦元豐大臣作俑之失也

○ 論漢唐任宦官

馬端臨

古今宦者之禍無如漢唐之季年然夷考其盤固猖獗之由則有自來矣蓋將相者天下大權之所自出也漢中葉以後以中書為政本而中書令管機密屬之貂璫是宦者得以竊相之柄也故陳蕃竇武何進之徒一有規畫奏格即為所窺先發制人禍不旋踵而國祚隨之唐中葉以後倚兵戎定禍亂而觀軍容監軍屬之貂璫是宦者得以竊將之權也故勳德如李郭則俛首受節制而不免失律跋扈如李茂貞朱

全忠則稱兵內侮而遂以移祚矣兵刑者人主威權之所自出也漢自桓靈以來有黃門北寺獄是宦者得以專刑也故窮捕鈞黨勦戮名士皆黃門北寺獄之所為也唐自德代以來有兩軍中尉是宦者得以專兵也故易置人主誅夷大臣皆兩軍中尉之所為也蓋將相之任彼得以據之兵刑之司彼得以專之而又地近情親根連株固故雖有英特之君賢智之臣終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亦由積漸之久故也然漢唐昏主又從而崇獎之故權悉下移而漢之亡遂亟文武宣賢君雖不能抑制之然政自己出故

唐之亡少紆云

論石顯

真德秀

京房言石顯之奸於元帝者可謂深切著明矣上曰已論則是知顯之爲姦也而卒不能去者蓋權倖之臣始則媚君以徼寵終則劫君以固位方其始也人主之知未深阿意容悅無所不至苟幸入明夷之左腹則鍵閉之謀日工依憑之黨日盛中外大權旣出其手則猶伏社之鼠不可熏也穴墉之狐不可灌也又如盲之疾藥之不能達傳咽之瘦近而不可割也惟明智之君攻之有漸去之有方庶幾其可不然

則容養亦亡決夫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之去者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所以不能去何也發車騎以圍大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興矣殺蕭望之殺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以擅戮矣以外屬則史高爲之黨以中謁者則牢梁爲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宗等爲之黨權勢隆而黨援衆是其所以不能去也故聖人贊易於遇之初六曰勿用取女蓋以陰之方萌則抑之制之而不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又曰昔有仕于州郡而爭覓舉者甲有過乙輒白之

居一日甲墨其臂若嘗文身者乙喜遽以白長吏長吏呼甲驗之無有也於是甲訴曰凡乙之見誣類若此自是乙之言不復入而甲被薦矣此問巷相擠之小數而石顯用之以誑其君元帝莫之察也

○東漢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

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

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常士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負稍增，中常侍至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

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碁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

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羅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執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至於釁起宦夫其畧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卽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舉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貞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瞶視聽

蓋亦有其理焉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言抗議必漏
先言之間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際斯忠言所以智
屈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
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論東漢宦官

真德秀後同

真氏曰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衆等之有功夫人臣
而有功夫豈不善而禍之起顧由此何哉蓋婦寺之
職均在中閨婉嫕淑謹婦之善者也柔順忠篤寺之
善者也婦不貴於有能則寺亦豈貴於有功哉有功
則寵寵則驕驕則橫雖欲無禍得乎故安順桓靈之

世寺人之寵日盛寵盛則為害愈深為害深則被禍
愈酷至於陳蕃竇武圖之而不勝漢以益亂袁紹圖
之而勝漢遂以亡曹節王甫趙忠張讓之徒最其魁
桀無一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而驕驕而橫是乃殞
身喪元之招也曷若史游良賀之徒優繇終始無所
疵吝之為得邪吁來者其尚鑑諸

又曰宦官之惡至東漢節甫輩極矣然蕃欲盡殺
之母乃已甚乎太后以為但當去其有罪者斯言是
也使蕃等因管霸既死之餘亟如太后指擇其罪之
尤者戮一二人自餘或逐之外服或許之自新重整

權綱勿使內臣預朝政則宮省穆然無事矣不此之爲而欲肆其屠翦使逆孺得反其鋒而用之豈天不祥漢乎何蕃武之賢而爲謀弗臧也

○ 論黨錮之禍

李德裕

東漢黨錮之禍其始起於甘陵有南北部之謠汝南二郡謠其郡守轉入太學諸生郭林宗賈偉節爲之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而怨膺者上書誣告其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亂疑風俗於是天子震怒頒下郡國逮捕黨人而膺等皆坐禁錮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

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而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號其後有承望闈宦意指者上書告張儉與同郡二十四人別相稱號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靈帝詔捕儉等而闈宦諷有司奏捕前黨李膺之徒皆死獄中諸爲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坐廢禁者幾千餘人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而漢亦自此季矣大抵朝廷清明賢俊在位有以制服小人則天下治安而爲國家之福朝廷昏微奸邪得志必須誣陷君子則天下危亂而爲國家之禍方

靈帝之時閹宦擅權莫之敢撓而李膺張儉之徒振
拔污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激素行以恥威權立
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
廷故閹夫憮人因其危而擠之指爲部黨一網幾盡
而士有不幸罹其禍者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顧至子
伏其死而毋歎其義雖顛沛假命而聞其風者莫不
欽慕而爭爲之主豈不賢哉然膺儉等其取名太多
其嫉惡太甚固非自全於亂世之道使遇其時其功
蹟豈易量耶此非膺儉之不幸乃漢室之不幸也

後魏宦者傳論

後魏史

夫宮腐之族置於閹寺取則天象事歷百王身乖全
品任事宮掖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
權斯則伊戾豎刁因而禍兩國石顯張讓所以翦二
京也豈非形質旣虧生命易忽譬之胥靡不懼登高
此亦苟且之事由變不已也王者殷鑒宜改往轍而
後庭婉變遊宴之地椒壺留連終見任使巧佞由之
而自達權幸俄然而復歸斯蓋其由來遠矣非一朝
一世也魏氏則宗愛殺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
竊官爵盜財賄乘勢使氣爲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
今謹錄其尤顯焉

論唐宦者

真德秀

按唐宦者所歷散官與文官同仇士良至開府儀同三司請廢其子給事中李宗敏判云開府階誠宜廢子謁者監何由有兒是也此外則貴璫之階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正議大夫者多有之祖宗立法不以內侍溷清流故自有階官云

唐史宦官論

宋祁

論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廩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

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

大事者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

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

者輒拜上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

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

至萬計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

腴之田為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為扞

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

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

天威等軍委宦官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

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
標士奇材則養以爲子巨鎮疆藩則爭出我門小人
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
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
敬以弒隕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
於天祐凶復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
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
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
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論唐宦者

司馬光

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
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
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辨給善伺候顏色承
迎志趨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慝之效自
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
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踈其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
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
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
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
衰宦官最爲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

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其手東
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
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與林駟之論同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夫寺人
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闈之禁通內
外之言安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
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
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權孰敢哉豈可
怀察滅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
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
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

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
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 五代宦者傳論

歐陽修

論得極通快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
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迂而習其為心也專而
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
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
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踈遠不若起居
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
親則忠臣碩士日益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

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踈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踈忠臣。頌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論宋宦

朱熹

矣。使其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皇城使有親兵數千人。今八廂貌士之屬是也。以武臣二員并內侍知都二員掌之。本朝只此一項。令宦者掌兵。而以武臣參之。因笑曰。此項又制殿前都指揮之兵也。

天闈說

陶宗儀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闈。世俗

刑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嘗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閹。按黃帝鍼經。人有具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能用。然其鬚不去。宦者之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寫不復。皮膚內結。唇口不榮。故鬚不生。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云。梵言扇櫛。丑背切半釋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釋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釋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卽發不見。卽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櫛。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日能女。五曰留拿。

半釋迦。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趣。受身處。然周禮閹人。鄭氏註云。閹真氣藏者。宋趙忠惠帥維揚曰。幙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儕輩之歡。趙昵之。婢拒不從。疑有異。強卽之。則男子也。聞于有司。蓋身二形。前後奸狀不一。遂寘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爲人之妖。而汗筆墨。不復載乎。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兩用。

人道而性尤淫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男女
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
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為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
靈狸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曰非男非
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
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右載周密癸
辛雜職

倖

○漢倭倖傳論

班固

論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闕

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
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由道位過其任莫能有
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
平哀平之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
彊棟幹微撓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傳流
放幸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辟所任非仁賢故
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為此也

○南史倭倖論

李延壽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
於管仲齊桓有召陵之師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

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洿隆之別况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牽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為重寄故公曾之歎恨於失職于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赧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

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格發署詔敕頗涉詞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真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秘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以為篇以繼前史之作云爾

宋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傳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敷幽仄唯才是與逮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仕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

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皆闔之任宜有司存旣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資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

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
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金
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
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
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寤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
鉞瘡痍搆於牀第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
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
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
權倖之徒惴惴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搆造
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民忘宋德雖非
一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
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褚淵王儉傳贊

南齊史

史臣曰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託粲既死節於宋
氏而淵逢興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
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

邪說存之以見三子之奸難逃於曲筆

足為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服義皆由漢
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前
代官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為晉
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為舊準

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
 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
 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盼
 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袁當秦始初運清塗已
 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
 而去之夫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
 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 近倖論

李德裕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
 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弊有二一曰性

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
 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侯覽張讓所以
 得蔽君也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搥鼓之娛微行
 沈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
 張敞所以得蠹政也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
 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
 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
 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
 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
 盧蘇宋以滌天下之政得元成之化享舜禹之名六

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政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南史恩倖傳論

宋書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冠冕搢紳任踈人貴伏奏之務旣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踈以成狎者也

而任隔踈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歛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踈躬陪蘭檻而高盼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互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啓轍武侯還麾遮迺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騫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凡按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

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典事之口
抑符緩詔姦偽非一書死為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
右手刊字紙為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玉署家號金
穴嬙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沼魚龍雀馬之
翫莫不充物錦室照徹青雲害政傷人於斯為切况
乎主幼時昏讒慝亦何可勝也

又

元魏史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睐之利射咳唾之私此
蓋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淪于其次舐痔嘗癰况
以散金錢貨輸錢漢爵又何恠哉若夫地窮尊貴嗜

欲所攻聖達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
揆斯一三代之亡皆是物也據天下之圖持海內之

累又實事

命顧指在意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紂喪二邦秦毋
呂雉穢兩國也魏世王獻幸太和之初鄭儼寵孝昌
之季主幼於前君稚於後乘間宣淫殆無忌畏樹列
朋黨蔽塞天聰高祖明聖外彰人神繫仰御之有術
宗社弗墜肅宗不言垂拱潛濟罕方六合淆然至於
隕覆且承顏色竊光寵勢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勢
而不有哉此周且所以誠其朋詩人是為疾羣小也

○論桑雍說

真德秀後同

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所謂桑雍者
王知之乎曰未之聞也曰所謂桑雍者便
僻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
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
內則大臣為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
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真氏曰是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僻左右
之人與優愛孺子者蓋指建信而言也桑中有蠹則
礮礮之形見於外猶人受病於中而癰發於外也便
辟佞幸之徒密近左右熒惑君心君心蠹於內則言
行之疵政事之失彰灼外著而不可揜矣夫君德清
明則私謁不得入惟夫沉湎於酒心志昏荒則小人
乘之以求所欲既得之於內則大臣屈法以從之於

外矣蓋大臣之不忠不正者類與近習相表裏故也
日月之明而蟾蜍食之喻人君之明而近幸小人能
賊之皆禍伏於中而不知也常人之情於所憎惡則
謹為之防於其所愛則忽焉而莫之備不知禍亂之
萌徃徃自所忽始齊威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三孺
而非楚也秦皇能陷彊胡卒之滅秦者中車府令高
而非胡也蟾蜍食月古有是言而月之食初不由此
言者特借此以覺悟王心使知近習托身於王而能
禍王若蟾蜍托身於月而能食月也其為言也懇至
其引喻也深切為人君者觀此可以悚然矣

○ 論虞世基等

按隋煬不道罪浮於紂而裴蘊裴矩虞世基諸臣則其飛廉惡來也然今考之蘊等所以眩惑其君者初亡他技一惟逢迎上意而已知帝之耽嗜音樂也則請括天下散樂百戲集于京師樂工至三萬餘人於是帝之心蕩於鄭衛哇淫之聲而流連酣宴無有窮極矣知帝之好大喜功也則謂西域諸國富於珍寶請招而誘之使入朝覲而渾厥可平於是帝之心慨然欲爲秦皇漢武之事而中國疲弊日趨於亡矣知帝怒薛道衡進頌有諷刺之意則組織其罪曰原其

情意實爲悖逆帝果悅之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以其能去已所惡也知帝之怠於政事也則勸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勞苦帝果悅之曰惟有郭衍心與我同以其能順已所欲也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惡聞則四方表奏抑而不達曰天下何處有許多賊曰鼠竊狗偷行且盡殄於是帝感其言發怒於蘇威致疑於楊義臣切齒於元善達而賊益猖熾不可復制不一二年隋遂以亡原諸人之所以爲此者欲以保有寵祿爾而不知國事旣敗身無處所何寵祿之可保邪卽數人而論之虞世基者又姦之

首佞之魁也故魏徵嘗曰梁武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夫二君之所以信之者由其能適己之欲也孰知其所以適己者祇以禍已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忠言至論往往逆人主之心然揆之理而得則雖忤意而當從姦言邪說往往順人主之志然揆之理而悖則雖合意而當察人主知此則揣摩之姦不得售而窺伺之計無所施矣

論佞

按范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者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

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
之諛悅順從者也

傳明夷之六四

程頤

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
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
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
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
上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
人之手足皆以右為用世謂僻所為僻左是左者隱
僻之所也四由隱僻之道深入於君故云入於左腹

入腹謂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奸邪之見
信於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無悟乎于出門
庭既信之於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
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四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奸

○ 仲尼論奸雄

家語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

井川和編 卷之九十四
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故其居處足以擷音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彊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彘誅鄧析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8 八姦論

韓非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為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比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

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
 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
 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
 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
 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
 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
 益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歛以飾子女狗馬以娛
 其王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
 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
 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

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
 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辯說為人臣者
 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
 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
 虛辭以懷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
 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
 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
 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
 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
 謂威強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

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
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
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
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
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
失其所有也

○論人君審奸雄之情

蘇轍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
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
大而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

可以無憂乎其為奸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
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
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為歡進而不禮
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祿方為廉其節以高天下
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蔡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
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
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
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
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
少柔之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

而不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彊之也彊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奸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奸雄其為心甚深而其為道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翩翩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

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奸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

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釁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奸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耻退縮而不敢進臣

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論大臣去小人之難

蘇軾 後同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

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旣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

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
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
大臣矣

○ 又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
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
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
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
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吳越
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

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
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
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疾
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
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
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
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
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
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
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

使不吾疾狙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

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出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論魏武遺令

司馬光

司馬光言於劉安世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會取三國志及文選示安世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光曰遺令之意何如安世曰曹公平生奸至此盡矣故

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光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要緊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

○ 論奸臣盜國

真德秀後同

按自古奸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合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爲。故寒浞之相羿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內外盤結。無一發其奸者。然後得以愚弄上下。而恣其所欲。爲使羿無從禽之。荒則茲心未悛。猶有時而覺也。故又娛羿于田。使之馳騁弋獵。以汨亂其精神。顛倒其志慮。於是詐慝之謀得立。而取羿之國。戕羿之身。若反手然。當有夏之時。風俗淳質。已有巧於篡盜。如寒浞者。況後世哉。是以虞周君臣更相勅戒。曰無逸。遊無耽樂。以此爲防。後世猶有湛于酒色。而舉國授人。如漢成帝者。

○ 觀奸臣忠臣

自昔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攬萬機日臨羣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所不被然後已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自昔奸臣欲其君之愚且暗者必勸之以深居宮省託耳目於左右之便嬖而下情之隱伏政令之得失一無所覩然後已得以肆其奸慝而擠天下于亡忠臣奸臣之分亦觀於是而已矣

論小人竊寵

按自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蓋人主好惡不同喜怒難必非潛觀密測得其指意則

無以為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王王有愛姬七未知所立薛公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請立以為夫人王從之申不害相韓昭侯昭侯謀之以

小人用心至此可笑可懼

事申子未知侯之所欲也則使同列二人先陳其計微視昭侯所悅而言之昭侯大悅奸臣事君多合少忤者以其能覘上意所在故也石顯之見信于漢元蓋用此術

論傾擠之術

賈充與任愷皆為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乃薦愷為吏部尚書愷侍觀轉希充因與荀勗等承間共譖之愷因是得罪廢於家

按小人之害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則顯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排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晉武雖未得為賢君然非庸闇者比又愷亦為帝寵任而充欲傾之則亦難矣故前稱其忠正宜在東宮是欲奪其侍中之職使不得在左右也計既不行又薦之為吏部尚書天官之任重矣然職在銓衡非若侍中之近密也其計既行遂以事擠之而斥廢焉其亦可謂巧也已昔趙堯欲奪周昌御史大夫之位則勸高帝為趙王如意擇貴強相而因薦昌公孫弘嫉董仲舒欲黜之于外則言於武帝

使為膠西相蓋高帝孝武皆明君也而周昌仲舒之賢亦見知于二帝使二人誣之以罪而顯擠之未必見從惟其陽借薦譽之名而陰施排擯之術故雖二帝之明有弗察焉此賈充之計所以得行於晉武也

論奸臣專國

按奸臣之專國必先布置私人使居權要之地任擊搏之權而去其異己者然後得以肆行而無忌當林甫時所用以為御史者必皆其黨與也故趙奉璋欲言其罪則林甫亟諷御史劾而殺之奸臣之權至於能僂言者則無所不可者矣故明君在上既擇天下

英賢委以股肱之任而又選公清直亮之士使爲耳目之官二者交舉其職而無阿黨朋比之私則綱紀張治道立矣

論奸臣一言貽禍

按一言喪邦者昔聞之矣一言而遺禍數百載者有之乎曰有之如林甫之請任蕃將是也蓋自祿山反唐幾亡肅宗雖崎嶇中興而兩河之地半爲降虜所有更相傳襲終唐之世不能取藩鎮跋扈動輒舉兵內響唐卒以是失天下五代之亂生人肝腦盡矣至於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於一自天寶末迄

建隆初凡二百有七年推原禍本由林甫以蕃將代漢將故也彼其用心不過欲杜節度使入相之階以久已權而中國板蕩生民塗炭遂自茲始自昔奸臣之禍天下未有若是其酷者也

論李林甫

孫之翰

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然必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即官源乾曜薄其無才行不許卽官不可爲則其人不賢衆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爲黨歷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雖爲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能必信於主但

武妃力士內爲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薦有一時之名其言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已之嬖寵者也林甫爲近臣能使嬖寵者爲之言則其人奸佞可知也假如惑嬖寵之言不辨其奸佞林甫既相之後能議何政謀何事況不知學術素無行實凡百奏請但迎意希旨以取恩寵爾凡人臣奏請之事若有合於主意須經世濟民道理明白姑可無疑若事事合於主意是明有所希旨而然也況本因嬖寵所用又奏請之事皆合已意帝王之志稍明理道者豈不覆慮其事也況明皇不爲不明一日昏惑

都無念慮遂使姦臣擅權終亂天下則嬖寵之爲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生靈之命不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保固邦國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言命之以迎意希旨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下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寔久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善良致其權力外則保任蕃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賤類無入相之路養成祿山凶禍則天寶之亂林甫致之也噫天子一聽嬖寵之言任奸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

寵之遂起大亂於已罹播遷之苦於民陷死亡之難後之人君得不深戒

○東漢朋黨論

范曄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效已馮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梁強褫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古今深戒霸德既衰徂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

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杖劍武夫悖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凌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今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耻見纓紉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

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婢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帝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

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而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笑因此流言傳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竝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竝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何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捉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

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許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
 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
 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
 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
 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
 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譖城門校尉
 竇武竝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
 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
 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
 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

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
 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
 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
 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
 者也張儉岑晁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程超為八
 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
 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
 者也又張儉鄉人朱平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
 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
 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

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
顧朱楷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羸各宣褒為八及
刻石立碑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
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
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
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
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
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
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
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

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
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
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
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
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
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
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
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不赦宥輕與張
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
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

文章蕩然矣。凡黨人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之善士。

○五代史六臣傳論

歐陽修後同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耶？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

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於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袞冕南面，臣文蔚、臣

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
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臣百官北面
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
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
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
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獯猾趨
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
作唐六臣傳

○ 五代史朋黨論

嗚乎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

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
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
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流涕也夫
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
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
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
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
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
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
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

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譽。則人主之

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俵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續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卦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

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

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
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
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
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欒王鮒
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
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
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
曲沃之變哉愚以爲治道去秦甚耳苟黜其首惡而
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爲吾
用之不服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

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有足盜豈有
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
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墮其黨以
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昔曹叅之治齊曰
慎無擾獄市獄市奸人之所容也如此亦庶幾於善
治矣奸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
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
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禍不旋踵
惟仇人之禍也奸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
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

○ 論聚歛之臣

真德秀

開元聚歛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以王鉷又終之以楊釗是四人者皆以掊剋取媚於上而結怨於下所謂國之鬼蜮而民之蠱賊也明皇以其奉已之欲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脉也夫千艘雲集萬貨山積可謂一時之盛觀矣而竭人屋廬發人丘墓悲嗟慘慼之狀帝不得而見也呼號慟哭之聲帝不得而聞也且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天下之田有常數則租亦有常數

天下之人有常數則庸亦有定數戶調亦然安得常賦之外又有億萬之入以供上之橫費乎奸臣敢於欺罔而帝不之察徒見府庫充羨而侈欲日滋賜後宮賜外戚者無復限極不思一錢寸縷皆百姓之脂膏血食也何忍以糞土視之乎異時邊將騁兵府庫之藏悉為賊有而王鉷楊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刑家無噍類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歛之臣其罪甚於盜臣也吁可戒哉

論元賄

葉子奇

元初法度猶明尚有所憚未至於汎濫自秦王伯顏

專政臺憲官皆諧價而得往往至數千緡及其分巡
 競以事勢相漁獵而償其直如唐之債帥之比於是
 有司承風上下賄賂公行如市蕩然無復紀綱矣肅
 政廉訪司官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秤銀殆同市
 道矣春秋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
 彰也豈不信夫治天下者不使利遺一孔亦必致敗
 豈惟名爵獨然末流之竭當窮其源枝葉之枯必在
 根本元朝末年官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
 知廉耻之為何物其間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參
 日拜見錢無事白要日撒花錢逢節日追節錢生辰
今時俱有此名

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
 曰齋發錢論訥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
 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愛民
 之為何事也

篡

論寒浞

左傳

晉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
 夏氏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
 賢人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
 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而

井...
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娛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浞因羿室。

論曹操鬼蜮

蘇軾

孔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

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啾嬰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僞。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爲喜。天若祚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

○ 論司馬懿

唐太宗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之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已來。處其憂。以爲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

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
王以天挺之資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
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
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
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決
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
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
關志遺其中惘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
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
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

鋒生實怯而未前死虛疑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
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
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
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
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
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為惑夫征討之策豈
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
耻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古人有云
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
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唾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

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已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又

蘇轍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畧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

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

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
桑弘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燕蓋外誅
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
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
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
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為得之耶然光猶不足道
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
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
有異志一搖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內廢李平

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
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
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
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
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
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論桓溫

晉史 後同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
人夙標令譽時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城用恢
威畧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

觀兵洛汭、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
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旣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
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勲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
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覷
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
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畧之
乖違、耻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編禪、廢主
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
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
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
野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論桓玄

史臣曰、桓玄纂凶父之餘基、挾奸回之本性、含怒於
失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寃、登高以發憤、觀釁而
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
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
之醜營、縱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
兵內侮、天長喪亂、兇力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
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鼎業方隆、十年惟永、俄而義
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崑渠即

戮更延墜歷復振頽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闇干天祿
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
宮鳳曆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
享鴻名允徯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
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
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九十四

不可... 天... 功... 內...
... 侯... 之... 聖... 存... 之...
... 通... 所... 以... 千... 姓... 家... 運... 之... 國... 之... 全... 行... 之...
... 代... 之... 舉... 於... 平...

